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六回 迷女色師提入夢 臨渤海怪亦充仙

不情自迷七竅，朝日蘭房設宴，逸樂非常。時值中秋，表妹露珠來家，顧盼顏色之好，高過不情，每當夜飲陪宴時，七竅目不轉瞬。不情暗窺甚悉，以言試探七竅曰：「爾表姊露珠與妾孰美？」七竅曰：「爾美甚。」不情曰：「夫言誑矣。」七竅曰：「爾烏知吾言為誑乎？」不情曰：「妾以郎君矚目不捨，故知之耳。」七竅曰：「目原為視人之物，目雖視之，心未常屬之也。」不情曰：「妾意欲謀露珠同事郎君，何如？」七竅喜極而言曰：「其計安在？」不情曰：「欲以媒灼，奈彼配人，不如暗損其計，揚言在外，使彼夫家知覺，必棄露珠，然後通以媒灼之言，斷無不得。」七竅曰：「此計甚善，任爾為之。」是夜，不情苦苦勸酌，露珠歡飲過量，已入醉鄉。不情扶至蘭房，安於臥榻，笑謂七竅曰：「妾避他所，以盡郎歡。」七竅閉戶解衣，竅喜千載奇緣，遇於今夕。紫霞默會得知，歎曰：「吾遭虛無子闖道於世，虛心子念抱不平，臨凡亂之，不意未亂人之道。而不情已亂彼道，如不提醒，枉彼從吾學道多年，一旦墜落三途，殊為可惜。」遂命推雲使者往提真魂，速入幻境中，以免損露珠之真，且不失虛心子之道。使者領命，忙墜紅塵。

是時，七竅慾火來攻，將作不情使者以袖拂面，昏倒於地，魂離軀殼，見一道冠道服者立於其前。七竅曰：「爾何人歟，膽敢入吾密室？」使者曰：「吾乃推雲使者，特來約君一游妓館耳。」七竅曰：「妓館在於何地？」使者曰：「不遠。」七竅喜，隨之而行，以為美人唾手可得。

行約數武，朱門在望，使者導入，極目廊下，鐵牀銅柱排列森嚴。七竅視而畏甚，私與使者曰：「銅柱鐵牀何人所受？」使者曰：「貪淫女色者受之。」七竅曰：「管理何官？」使者曰：「陰曹閻老耳。」七竅曰：「閻老何人所作？」使者曰：「能忠能孝，能友能恭，兼不犯諸惡者作之也。」七竅曰：「閻老可得見乎？」使者曰：「入內即得見焉。」言已，由左廊拾級直入中堂。七竅身隱東隅，偷視上坐閻老，烏靴象簡，面目森然，案下罪人受笞者聲聲叫苦。七竅見形甚慘，畏而他適。

獨入一院，兩廊盡畫珠簾，心恐閻老後宮，卻步不進。無何，三四美女褰簾而出，七竅睨視，其貌情勝不情、露珠。中一女娘身服紅衣，見七竅而呼曰：「郎君奚自？」七竅曰：「不意來此，究不知是地為何地耳。」美女曰：「此名嫩柳院，郎君有情，何過門不入耶？」七竅戀色心，攜手同入。剛入樓閣，妓女紛紛環繞身旁。七竅情不自禁，遂摟一處子而入榻焉。處子嬌笑異常，七竅心志俱惑。肌膚甫近，自覺遍體相刺如針，急欲脫身，而處子愈抱愈緊矣。七竅呼號慘切，望救無人。忽使者至，見七竅而笑曰：「子何貪淫如是？」七竅曰：「君快救我。」使者曰：「此爾之樂境也，何云救耶？」七竅曰：「知之矣。」使者於是連聲呼曰：「起，起！」處子聞呼釋手。七竅出榻細視，乃一有齒鐵杖，非處子也，訝然曰：「明明杖也，何能化為處子耶？」使者曰：「天下皆幻境耳，豈但處子哉！」七竅慚甚。久之，謂使者曰：「吾欲歸矣。」使者曰：「隨吾去之，自是歸路。」導之出院，向南而行，途坦山高，幽雅可愛。使者曰：「爾知是地乎？乃好道者將道修成，得上天玉符，同升此境逍遙快樂，不生不滅之福地耳。」七竅曰：「前面峭壁間一閣高聳，紫霧騰空者亦福地耶？」使者曰：「非也。其地名升仙丹墀，其閣為繡雲仙閣也，何得概以福地名之。」七竅曰：「繡雲閣內所居何人？」使者曰：「上天設之以待成道者。」七竅曰：「閣名繡雲，異日殆有女仙乎？」使者曰：「但能修道不忘，男女皆可有成。」七竅曰：「盍往觀之？」使者曰：「可。」剛至閣前，其內射出金光，炫人心目。

七竅諦視良久，暗自計曰：「是地似吾所素游者，不然，何模樣依稀在吾眼界？」正疑似之際，使者曰：「爾願登此閣乎？」七竅喜曰：「願。」使者遂度霧穿雲，騰空直上。七竅隨後，登至數級，足忽虛而下墜焉。旁一老道揮以塵曰：「凡胎俗子，敢登仙閣？」七竅跪謝不遑。老道扶起，拍其額而呼曰：「勿迷爾真性，仙路有時登；倘迷爾真性，墜落不翻身。」七竅方欲究詢，老道復厲聲曰：「子可歸矣。」七竅尚依依不捨，當被老道掌推仆地，一驚而醒。細視己身，已出東廂之外。

不情自離蘭室，頻從窗隙偷窺，倏忽間弗見七竅。尋覓已久，突於東廂外得之，暗暗扶入蘭房，而露珠此時酒已醒矣。

七竅急遣之出，臥於他所，自此淫心淡然，似有修道之意。無奈不情日日悅以枕席，未幾而淫蕩如前。

紫霞暗思：「仙子脫化迷性尚且如此，何況凡夫，是不斬斷淫根，不可以救虛心子；然不情乃老猿所化，法力匪淺，欲斬淫根，必先斬老猿，以絕其望。」遂遣靈昧子臨塵討之。靈昧子曰：「老猿修道潭中，原欲成道脫彼軀殼，奈為老狐播弄，精盜仙子，助己飛升。今討老猿，不若先討老狐，以罪有所歸也。」紫霞曰：「如是爾先討老狐，老狐伏時，同討老猿，一舉兩得矣。」靈昧子曰：「虛心子欲亂道以陷身，又自陷身以味道，仙軀墜落，自墜落耳。如虛靈不昧，老猿其奈伊何？老猿不能惑彼，則老狐播弄，亦屬無用，安費吾師婆心哉？」紫霞曰：「念彼修道多年，一失仙軀，萬劫難復，爾其急去，毋負師命可也。」靈昧子曰：「老猿妖法甚高，老狐亦然，師命往討，不賜寶器，制伏何能？」紫霞曰：「吾賜爾清心玉帶一圍，驅妖腎腸一副，有此二寶，自能伏之。」靈昧子將寶接過，謹帶身旁，拜辭紫霞，乘雲而去。雲頭高望，見老狐身臥松下，噓氣煉神，急急按下雲車，揮之以塵。老狐扭身一化，化為烈馬，四蹄奔放，其快如風。靈昧子追至太翁山前，烈馬知不能逃，與之鬥於雲裡。一時是山之上，狂風大起，走石飛沙，酣鬥逾時，勝負未定。靈昧子復以降魔訣伏之，烈馬口吐紅珠，將訣吹散。靈昧子知彼法力甚大，忙在懷內取出清心玉帶拋於空中。其帶乘風化作五爪金龍，旋繞天半。烈馬畏甚，收回紅珠，剛於潛形，早為金龍縛定，牢不可解。烈馬無奈，仍還本相；金龍亦化為寶帶，拴著狐首。老狐伏地哀求釋放，誓不與妖作怪，敗道於人。靈昧子曰：「爾播弄老猿，以毒虛心子，如能俾彼潛形斂跡，吾方有爾。」老狐諾，靈昧子釋之，同討老猿。

老猿正在蘭房與七竅夜宴，宴罷，更已三轉。七竅入榻，忽然窗外響亮一聲。老猿默思，知是老狐至此，笑迎室外曰：「姊姊之來，為何故也？」老狐曰：「特勸妹妹歸潭耳。」老猿曰：「成仙之樂，安及蘭房，姊毋來勸，吾實不欲歸矣。」老狐曰：「姊不欲歸，必遭天譴。」老猿曰：「姊姊前日所使，恐吾不行，今日來茲，出言甚厲者何也？」老狐遂將靈昧子伏彼事一一言之。老猿曰：「靈昧子不過恃紫霞法寶，爾畏之，吾實不畏；爾服之，吾斷不服。」老狐曰：「吾錯使爾，爾如不去，罪坐吾也，為之奈何？」老猿曰：「爾欲安閒，自歸爾洞。靈昧子至，吾自與鬥焉。」老狐知諫不行，怒擊以紅珠。

老猿口吐黑霧，內有猿兒無數，各執械器同擊老狐，老狐敗去。

靈昧子挺身出冒曰：「修道之妖，宜斂妖跡，何得肆行無忌，毒及上界仙真，以成爾道乎？」老猿不答，吐霧如前。靈昧子以清心帶擲之，不意為眾猿兒所托，弗能直伏猿妖；次急以驅妖腎腸擲之空中，化為金圈百萬，眾猿盡入其內，不能脫身。老猿勢孤，束手待縛。靈昧子拴回洞府，請紫霞治之。紫霞斥之曰：「爾修爾道，何得竊人精髓以助己道耶？」老猿曰：「虛心子恨人闖道，因而投生亂道，亂道之心，何異乎猿？猿之欲借彼以成道者，皆以亂添亂之意。真人不罪虛心子而罪老猿，何其左也？」紫霞不語，即命推雲使者暗提七竅來此，明彼心性。使者將魂提至，老猿見之，仍化不情。紫霞謂七竅曰：「爾戀不情乎？」七竅曰：「不情吾妻也，烏得不戀？」紫霞笑曰：「爾妻不情已為猿食久矣。」七竅曰：「既為猿食，又何在茲？」紫霞曰：「猿食爾妻，化爾妻形，盜爾精髓，如不醒悟，必並爾身而亦啖之。」七竅曰：「顯然吾妻在此，何猿之有？」紫霞怒曰：「爾以吾言為誑耶？」以塵揮之，不情遂化為猿，命靈昧子幽之彼洞，不准在世擾亂於人。老猿幽去，乃拍七竅之額者三，七竅似有所悟。紫霞曰：「三緘爾好友也，宜急訪尋，同闡大道。」言畢，使者導出洞外。

絆石跋蕪，自此斷絕淫根，遍訪良友，征途之苦自不必言，而其道心總在若隱若現之際，故遇佳山佳水，心切悅之。或臨淵望洋，或登峰越嶺，或在廬市，以市為家，或在鄉村，以村為室，春秋幾易，未嘗歸里。

一日行至渤海，人煙輻輳，七竅遂暫居此以訪三緘。是海有一蛙精，修道千年，能化人形像，常游市鎮，醫道活人，意欲外功積成，以登仙品。閒暇無事，游於海岸。忽見七竅頂現清光，驚曰：「此仙子投生人世者也，吾與之交，成仙有路矣。」即化一老

道，邀入肆中，訂以金蘭，膠漆不若。

時當端午，老蚌來市，愁然而謂七竅曰：「兄有遠行，與弟暫別。弟居此處，非其人切勿與交，否則不利。」七竅諾，老蚌辭去。

海角之西有黃魚老怪，喜以人血為酒，凡舟楫揚帆來茲，每每鼓浪興波，破舟沉底，招人喉而吸血，遭害者不知凡幾。

端午日居民以龍舟為戲，老怪乘浪遍遊，目觸岸東清光旋繞，喜曰：「是必仙子投入凡胎者，若得吸其血髓，道不難成矣。」忙出水面，吐氣成艇，直達東岸，將舟泊定，化作白髮老道飄然而來。七竅見老道奇異可敬，視不轉睛。老道近而揖之，七竅亦揖。交談數語，意合情投，攜手而行，入肆共飲。老怪酒量極大，飲至半酣，七竅詢曰：「道長之道號安在？」老怪曰：「毒腸。」七竅曰：「道者名諱，宜理慈和字面，胡以毒腸名之？」老怪曰：「學道時，師常以毒腸為戒，吾恐忘卻，故以此為號焉。」七竅曰：「如道長言，自是毒腸除盡，滿腔仁慈者。」老怪笑曰：「世人之毒腸在抱者，不為名，即為利。若吾輩學道，固已名利兩忘，腸不毒矣。」七竅信以為真，不勝敬服。

酒將飲罷，毒腸曰：「爾之來此，其貿易耶，抑亦居積而為賈耶？」七竅曰：「否，否。吾之來為訪良友也。」毒腸曰：「所訪何人？」七竅曰：「三緘。」毒腸曰：「為人若何？」七竅曰：「吾素讀詩書，前得老道指示，須與三緘為友，方能有成。出訪兩遭，未克相晤，為何人若，尚不知也。」毒腸不復再問，辭別七竅，假意歸去。乘風四顧，遠見一縷清光，從續陽山前直透空際。掉身化作道長，近而問諸侍從，乃知其為三緘也。於是撮口高噓，一小黃魚近前，問曰：「呼小妖何事？」毒腸曰：「吾欲誘七竅入洞，以食其血，恨彼不離海岸，計無所施。爾可化為三緘，助吾引誘之力，如入吾口，重賞爾躬。」小妖領命，將三緘周視一遍，急同老怪乘風而回。

次日，毒腸入市，謂七竅曰：「子欲訪得三緘，方遂爾志，吾洞昨日來一小子，自號三緘，爾隨吾去，即見之焉。」七竅諾，囑僕緊守旅戶，獨與偕行。僕私謂曰：「前之老道善氣迎人，告主毋得濫交，恐受害於匪類。今之老道猙獰可畏，非道中人也。暫與相交，尚慮受害，何反以千金之體，而蹈不測之地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取友一則取以道，非取以形，吾去爾勿阻之。」僕不敢言，唯唯而退。七竅隨毒腸行，甫至洞前，見一小子品貌不俗，詢其名號，果三緘也。七竅此時一見如故，誓同生死，重拜毒腸，暫居洞中。

適老蚌歸來晤七竅，入其旅舍，僅僕在焉。老蚌驚曰：「爾主安往？」僕曰：「為白髮老道邀去矣。」老蚌曰：「殆哉！此子也。但不知是何海怪將彼攝去。如不往救，必有天殃，如往救之，又傷同類。」躊躇良久，只得妖風駕動，騰空而來。

遙見清氣盤旋，為黑霧所繞，細視其處，已知在黃魚洞中。急急按下妖風，直入洞府。毒腸笑而出迎曰：「蚌兄來此胡為？」老蚌曰：「特來勸怪耳。」毒腸曰：「所勸何事？」老蚌曰：「七竅之身，乃紫霞門徒投生塵世，爾宜護持，俟彼返本歸根時叨光弗少。」毒腸曰：「吾造修多年，正欲得一仙子而食之，以成吾道。爾毋饒舌，免傷和氣。」老蚌苦求釋放，毒腸不允，命眾小妖逐出洞門。老蚌口吐金珠，光射洞之內外，群妖畏甚，四散無蹤。毒腸怒，持劍出洞，與老蚌戰於海濱。一時黑霧迷天，海波大起。戰約數刻，老蚌力盡，為毒腸拋一金瓦，當頭打下，乘風而逃。但見金瓦騰空，隨老蚌馳追不捨。老蚌避身無地，望救無人，於莫可如何時，紫霞立在雲頭以雷訣震之，金瓦直向海中墜去。詢及老蚌：「何與是妖相鬥？」老蚌將救七竅事詳細稟明，紫霞曰：「如是，吾命眾理子往擒此怪。」眾理子奉命前來，與魚怪大戰三日，力不能勝，歸告紫霞。

紫霞曰：「此毒腸也，與爾相反，茲賜爾一盤，可收伏之。」眾理子曰：「盤有何奇，能收毒腸耶？」紫霞曰：「是盤乃湯王故物，刻有日新諸字，以之收拾毒腸，特易耳。」眾理子聞言，持盤而往。毒腸厲聲曰：「爾敢與吾再鬥三日乎？」眾理子曰：「誓欲與爾決一死戰，有何不敢？」毒腸於是拋起金瓦，斜斜而墜。眾理子揮之以塵，金瓦渺然。毒腸忿甚，吐出無數惡鬼，共鬥眾理子。眾理子手執湯盤照去，萬道霞光直射毒腸。

毒腸為盤所照，昏倒在地。眾理子擒歸，交與紫霞。紫霞曰：「彼已修道多年，且押赴陰山，留待後用。爾急返洞內，以救七竅，不然必為眾妖所傷。」眾理子不敢遲延，轉身入洞，果見七竅已為群妖捆束，欲吸其血矣，仍照以盤，群妖化為烏有。

當將七竅解釋，導回海岸。七竅謝曰：「救我者何人？」眾理子曰：「村民耳。」七竅曰：「是何妖物殘毒如斯？」眾理子曰：「黃魚精也。」七竅曰：「三緘不為所斃乎？」眾理子曰：「三緘前歲歸家，今復訪爾，尚在續陽山下，洞內之三緘者，乃小妖所化也。爾速整頓行李，向續陽山晤之。」言畢，化作清氣，直沖霄漢。七竅知為神救，望空拜謝。

次日，辭別旅主，竟向續陽山而投。行約旬餘，已到山下，緣村訪問，初無有知三緘者。訪之數朝，急見一道士繞村而過。

七竅邀於路而詢之，道士曰：「三緘在敝觀住居已久，昨日辭去，不知所往焉。」七竅愁然曰：「良朋之難得也，洵不誣矣。」即偕道士入觀，拜見老道。老道留彼暫住觀中。

一日閒遊，瞥見壁題四句云：「僕馬征車到處游，陽春已過復逢秋；良朋不遇今何故，暗執絲鞭又渡舟。」後書「三緘」二字。七竅見此，口吟不絕，傷感成疾而歸。